

大湖

DAHU

刘子华 著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大湖

DAHU

刘子华 著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湖 / 刘子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404-6687-9

I. ①大…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3925号



大湖

刘子华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龚湘海 唐 贾

封面设计: 舒琳媛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经销

湖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32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687-9

定价: 30.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

楔子

在我们居住的蓝色地球上，散落着无数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湖泊。这些湖泊，就像一只只美丽的眼睛。然而我要说的，是一只非常特别的眼睛。

大约在一亿四千万年前，地球上发生了一次惨烈的燕山运动。这次运动仿佛是上天施了什么魔法，瞬间天崩地裂，高山陷落为湖泊，湖泊隆起为高山。这只烟波浩淼，博大神秘的艳丽大眼，就是这次大地运动的杰作。当时面积不算大，约二百六十平方公里。令人惊奇的是，湖心有一座青螺大小的岛，恰似眼中的瞳孔，名曰君山。君山古称洞庭山，水以山名，这片水域便有了正式的名号：洞庭湖。

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洞庭湖一直被尊为母亲湖。清清湖水滋润了广袤的土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洞庭人，延续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香火。而对于初识洞庭湖的人来说，无一例外地会被她的浩大征服。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陪族叔游览洞庭湖时作诗曰：“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同是唐人的释可朋对洞庭湖的印象则更直白：“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中，对洞庭湖的描述最为形象和著名的，当数宋朝大文豪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然而，不管是唐人还是宋人，描述的并非洞庭湖鼎盛时期的景象。鼎盛时期的洞庭湖与一条江密不可分，这条江叫长江。

长江像一条巨蟒，从洞庭湖北边腾云驾雾飞奔而过。湖北枝江到湖南城陵矶一段，系古荆江地区，这段长江被称之为荆江。公元4世纪至公元19世纪中叶，荆江北岸修筑的防洪大堤固若金汤，荆江南岸防洪大堤堤身单薄，经不住滚滚长江水的冲刷和侵蚀，数处溃口，滔天浊流长驱直入洞庭湖。它与湘、资、沅、澧四水在洞庭湖兴风作浪，洞庭湖随之逐渐扩大。至清道光年间，面积达到六千平方公里，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清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荆江南岸的藕池大堤溃决。关于溃决的原因，民间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说法有两种：一说为天灾，另一说为人祸。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查勘藕池的奏疏说：“藕池为荆江南岸大堤，当日因江心沙洲太多，逼江溜直趋南岸，藕池正当西南顶弯之处，咸丰二年遂致冲成巨口，分引大溜。”张之洞这则奏疏让人顿生疑窦，藕池口溃决四十一年后，为什么才向皇上禀报原因呢？这不难猜想溃决原因的复杂性了。

民间流传的另一个原因似乎佐证了上述猜测。湖南省南县有一个名士，在1929年纂修了一本书，叫《南县乡土笔记》。书中说，荆州驻防的满族将军兼管堤务，在洪水高涨不退之际，不知什么原因，驻防在江北的满族将军竟然作出了“舍南救北”的决定，在南岸藕池堤段开口泄洪。当地居民拼命守护，不肯掘堤泄洪。也不知什么原因，满族将军似乎把北岸的汉人当做了亲人，把南岸的汉人当成了敌人。见民众誓死保卫藕池大堤，恼羞成怒，丧心病狂，竟作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决定，命令士兵用大炮炮击南岸。南岸民众万万料想不到，他们的父母官满族将军竟然如此灭绝人性。在与凶猛洪水作抗争的同时，还要遭受炮火的轰炸，抢险民众只得纷纷逃命。危急时刻，湖南绅士义愤填膺，为保护家园，提出抗议。满族将军全然不顾，继续命令士兵炮击。守堤民众只得四处逃散，巍巍藕池大堤在隆隆炮声中溃决。由此看来，藕池口溃决是人祸了。

藕池口的溃决，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它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是毁灭性的。藕池口溃决后，顷刻之间，咆哮的江水挟裹着泥沙呼啸而下，由湖北石首，经湖南华容西南以万马奔腾之势，直灌洞庭。一年四季碧水连天，白浪翻飞的洞庭湖，霎时变成了一锅浊流汹涌的黄汤。湖上的打鱼人用脸盆舀一盆水上来，半支烟的工夫，盆底沉积的泥沙竟有一寸多厚。藕池口与先前的调弦口、太平口，以及后来形成的松滋口，成为荆江南岸的四口，四条黄龙滔滔注入洞庭湖，加剧了洞庭湖的淤积速度。

团山是湖北省石首市团山寺镇的一座山，原名水浒山。清末时期，相传此山尚在藕池河支流河中。山上建有一庙，名团山寺，庙门有一副很有名的嵌字联：

团转皆江，蓬莱溺水非凡地。

山峰独寺，海市蜃楼别有天。

据史料记载，原团山寺庙基距现在的河岸约六十米，且庙基高出水面约三米，而现在庙基沉入泥土之下竟达四米。淤积速度最快的，“年可尺许”。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藕池河形成只有三四十一年，便在华容的昌都淤积出了

一块硕大的湖洲。官府将其扩为南州厅，亦即现在的南县。由于泥沙的淤积，洞庭湖中的洲土越来越多，围垦的堤垸也随之增加。湖洲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于耕种。地势高的地方，可改作田土，种植农作物，地势低的地方，可用来栽种芦苇等等。这些湖洲，当初没有明确的所有权。这无疑是块肥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竞相把贪婪的眼光投向这里。“强占土，霸争湖”，仿佛在这里重演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了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这些人与官府勾结，狼狈为奸，想方设法窃取证照。清光绪九年，亦即1883年，湖南藩司鉴于洲土面积日益增多，人们竞相办照，为“息争端，裕库收”，官府插手淤洲盈利。四处招募老百姓开垦洲土，发给执照，成为藩照。有田可垦，有芦可伐的，发给“足庄藩照”，只有部分洲土而没有满足申报人意愿的，发给“欠庄藩照”。藩照上写道：“照内之业，俟淤足时再将欠庄补足。”不知洞庭龙王发不发威，洲土还没有淤成，清政府却已提前发了执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透顶。泥沙淤积日甚一日，围垦的洲土如雨后春笋，洞庭湖被蚕食鲸吞，面积迅速锐减，由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无可奈何地沦落为第二。

后来，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政客、富商巨贾、土豪乡绅、流氓恶棍领取执照后，竞相围垦，四处招收佃农垦荒，向佃农索取高额“进庄”和地租。一时间，洞庭湖周边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人纷纷涌向洞庭湖垦荒种地，养鱼捕鱼。

追溯历史，真正大举向外招人始于明朝。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元末明初，朱元璋的部队与陈友谅旧部及元朝残余势力在洞庭湖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导致“原土著居民散亡，田园荒芜，耕种者少”。战争结束后，为恢复地方农业生产，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出台系列吏政，鼓励开荒，将召民垦荒多少作为赏罚地方官吏条件。地方官吏争先恐后涌到临近的江西招兵买马，丰城、吉安等地的人大规模迁移到洞庭湖区，形成了“江西填湖南”之势。1931年，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湖南人由来考》中明确提出：“江西人之移入湖南，其原因几纯为经济的。江西而外，外省人之移入湖南，则经济的原因之地位较低，另有政治的原因在焉。”

这样看来，洞庭湖区居民的祖籍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移民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章

藕池河边一个叫鲤鱼洲的小镇上，移民特别多，达到百分之九十。陈泽平就是在民国时期随叔叔一道，从江西来洞庭湖当佃户的。

那年春节，叔叔陈敬伟回江西老家给父母拜年。亲人团聚，大家围着陈敬伟问长问短，他介绍了在洞庭湖垦荒种地的情况，说那里土地肥沃，春天撒下种子，秋天就会有收获。一年四季有鱼吃，有白米饭吃。陈敬伟讲得眉飞色舞，陈泽平动了心，向父亲提出随叔叔去洞庭湖垦荒。他是家中长子，刚满十七岁，正是做事出力的时候，父亲不同意。陈泽平央求叔叔做父亲的工作。叔叔说，让泽平随他先过去，如果搞得好，以后全家都可迁过去。湖区讲宗派，强者为王，陈姓人越多，越能站稳脚跟。父亲觉得叔叔讲得有道理，加上叔叔承诺关照儿子，也就同意了。

叔侄俩约定正月初三出发。

早晨起来，四周白茫茫一片。漫天的雪花，像密密匝匝的飞蛾在空中盘旋、追逐、缠绕。陈泽平的目光被眼前奇妙的景象点燃，情不自禁伸出了双手。飞蛾歇在手心冰凉冰凉的，这种冰凉的感觉触电一样传遍全身，霎时他心里像有个什么东西被击中了，眼里的光顿时暗淡下来。他反转身倚着门框站着，心里充满了不舍。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后，自言自语道：“你叔叔怎么还不来嘞。”

陈泽平回头望着父亲。父亲单单瘦瘦，刚过四十，两鬓却已花白。陈泽平仿佛从来没有认真打量过父亲，现在这么一打量，才突然意识到父亲的艰辛，心头莫名涌上一股热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生怕父亲发现自己的失态，做贼一样迅速转过头，把目光投向远方。熟悉的山岚、河流以及树木都被一张大得无边的棉被盖住了，棉被白得刺眼，什么也看不清。他用手心揉了揉眼，把眼睁得牛眼大，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顺着门前的山路照到山脚下，终于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像觅食

的雀儿在跳动。他顿时兴奋起来，指着前方大声说：“叔叔来了。”

“在哪里？我有看见。”父亲说。

“在山脚下了。”陈泽平又抬起手臂指向叔叔。

这下，父亲终于看清楚了。又是自言自语道：“好大的雪，你叔叔成雪人了。”见叔叔一步一步走来，父亲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儿子才十七岁，个头却长得比他还高。儿子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父母半步，现在随叔叔去洞庭湖垦荒，真不晓得前途怎样。这时，母亲也走上前来扯了扯儿子身上的衣服，眼里储满泪水：“儿啊，你出去一定要听你叔叔的话，有什么事找你叔叔做主，你是娘的命根子，千万不能出差错啊！”

说话间，陈敬伟走近了。他像从雪地里钻出来的，帽子和眉毛上都沾满了雪花，口里哈出的热气像烟囱里冒出的白烟。

父亲说：“敬伟，泽平在家是你的亲侄子，在外就是你的亲儿子，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陈敬伟说：“哥哥你放心，在外面只要我有一口饭吃，他就不会饿肚子。”

母亲说：“他叔叔，泽平出去就全托付给你了，你要把他当成你的亲生儿子看待。”

“嫂嫂，你放一百个心，亲侄儿和儿子有得区别，我会照顾好他的。”陈敬伟安慰说。

叔侄俩一前一后上了路。

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出两个山头。傍晚时分，叔侄俩在一破庙里住了下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又动身赶路。临近中午时，叔叔解开包袱，从里面拿出两个馒头，递给陈泽平一个。陈泽平伸出冻僵的手接过馒头。馒头已坚硬如铁，咬了一口，竟没有咬动。他建议叔叔还是用火烤一下再吃。叔叔环顾四周说，雪这么厚，有地方找柴火。叔叔很有经验地告诉他，把馒头放进棉衣里，贴近靠心窝的地方把它捂热再吃。陈泽平按照叔叔说的把冰冷的馒头贴在了胸口。赶路是个体力活，他的身子像蒸笼里的馒头，早已热透了，突然遇冷受到刺激，禁不住打了个尿颤。大约走了十多里，叔叔说馒头可以吃了。陈泽平从棉衣里掏出馒头，发现馒头竟然真的变软了。他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半天没有咽下去。他学着叔叔的样，随手抓了路边的一把雪塞入口中，吃力地吞咽起来。

五天之后，叔侄俩走到了江西与湖南交界的幕阜山。陈敬伟晓得这里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早早地寻了一处破庙安歇。半夜时分，叔侄俩被一阵说话声吵醒。原来是几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也来破庙过夜。那几个家伙发现了他们叔侄俩，像野

狗发现了食物，兴奋得汪汪直叫，一窝蜂围了上来。将他们身上所有东西洗劫一尽，并毫无人性地将他们赶出了庙门。

陈泽平牙齿咬得咯咯响，拳头捏出水来。陈敬伟安慰他：“出门在外，不可逞强。退财免灾，只要人安全就行。”

陈泽平说：“如果不是你拦我，我会跟他们拼命。”

陈敬伟一声长叹：“你拼得过他们吗？他们都是大王强盗，心狠手辣，如果真的动起手来，我们叔侄俩小命就难保了。”

“这是什么世道，这么不讲理。”陈泽平愤愤地说。

“现在这世道，一天罩一地人，有得讲理的地方。你以后千万要记住，面对恶人，不要讲理，要忍让。别人打你一拳，你就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

“照你这么说，我们就有得脸面了？”

陈敬伟斜眼瞟了一下侄儿：“我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一天三餐都吃不饱，有脸皮有得脸面。现在这世道，有钱有势就有脸面。”

陈泽平似乎听懂了叔叔的话，沉默了。

陈敬伟来洞庭湖垦荒已有八个年头，几乎每个春节都回来一趟。即使再大的雪，他也认得脚下这条路。叔侄俩被强盗赶出庙门后没有再找安顿的地方，借着微弱的雪光继续赶路。

叔侄俩身上的盘缠和食物都被抢走了，生存成了问题。他们只得边走边乞讨。一天上午，当他们行走至平江境内时，忽见对面山上人声鼎沸。两人都十分好奇，驻足观望。从前面岔道口，突然闪出一老一少两个人。看见他们，老人大声喊道：“你们快跑，国民党抓壮丁的来了。”陈敬伟心头一紧，抓住侄儿的手就跑。在山上躲了好一阵，才随老人下山。老人得知他们的处境，十分同情，热情地挽留他们去家里吃一顿热饭，住一晚再走。第二天临走时，老人又特地做了一笼馒头送给他们。叔侄俩千恩万谢。这世上既有打家劫舍的强盗，也有菩萨心肠的好人。老人的善举帮他们渡过了难关，以后只要陈泽平回老家路过这里，总要上门去看望这位善良的老人。

叔侄俩又赶了几天几夜路，一天傍晚时分，终于到了洞庭湖边。陈泽平在山里长大，对山外的世界感到好奇。一路上的山塘没有不结冰的，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洞庭湖却并未结冰。叔叔告诉他，洞庭湖连着长江，长江里的水一年四季都往洞庭湖灌，湖水一年四季跟着流动，加上面积大，不管多冷，洞庭湖都不会结冰。

湖边泊着密密麻麻的渔船，每只船相对应的岸上都搭着一个低矮的茅棚。茅棚里，有的在煮饭，有的在烤火，也有的在扯谈。陈泽平累得一身骨头快要散架了，

对叔叔说，如果能搞到芦苇，晚上也在这里搭一个茅棚住该多好。叔叔撇了撇嘴，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陈泽平很敏感，问叔叔他的想法是不是有错。

叔叔也累了，拉着陈泽平在一捆芦苇上坐下，给他讲起了这些打鱼人的生活习俗。打鱼人以船为家，随鱼汛作业。条件好的，有两条或几条渔船，其中有一条最大的，用来做饭住宿生活的，叫做座船，其余的小船是专门用来捕鱼的，叫生产船。叔叔指着远处的一条大渔船解释。

陈泽平顺着叔叔手指的方向，这才发现这些数不清的渔船中，有大船也有小船。有的大船后面或左右两侧还紧贴着几条小船，好像一个母亲拉扯着几个崽女。

叔叔说，条件不好的打鱼人家，就只有一条船，不管是出去捕鱼还是吃喝拉撒都在一条船上，这样的船叫做连家船，也有叫水上漂户的。涨水季节，渔民都在湖中打鱼，只有枯水季节，渔民才上岸。上岸有得地方住怎么办？就在湖边搭一个茅棚。这些茅棚住不了多久，顶多也就三四个月，他们就要下湖了。你看茅棚搭得也简单，几捆芦苇对搭就行了。这些棚子又矮又小，就像你家里的猪栏屋，狗都跳得过。

“嘿嘿嘿……”这么多天来，陈泽平第一次笑了。

叔叔扭过头，一脸不解地看着他：“有什么好笑的？”

陈泽平将手中把玩的芦苇抛向空中，仍旧一脸笑容：“你说他们住的茅棚狗都跳得过，我觉得你说得真有味。”

叔叔也笑了，亲昵地抚摸着陈泽平的头说：“你莫小看了这茅棚，外面的人想在这里搭一个还不行嘞！”

陈泽平问为什么。

叔叔告诉他，这些打鱼人上岸搭棚好像是随意的，其实不是的。这里面有很严的行规。大家按不同的捕鱼工具组成船帮，用船筏子撒网捕鱼的叫筏子帮，用麻簰装鱼的叫麻簰帮，用挂钩挂鱼的叫挂钩帮。各帮按地域设帮头，每到一地，都由帮头向湖主买股，划定水域，确定捕捞期限，届时开捕，到时撤走。打鱼人四海为家，到别处后又重新组帮捕鱼。

陈泽平觉得很新鲜，从内心里佩服叔叔见多识广。

陈敬伟说：“我来洞庭湖七八年，是洞庭湖里的老麻雀了，什么风浪、什么场合都见过，当然懂。”

“你刚才说帮头要向湖主买股，湖主是什么人？”

“湖主啊，就是这里的主人。”陈敬伟以为侄儿听不懂，接着说，“就相当于你的爹。”

陈泽平伸长脖子朝前看了看，远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

“这么大的湖，又不是他挖出来的，他一个人霸占，凭什么？”

陈敬伟咧嘴笑了，觉得侄儿单纯得可爱。

“凭什么？凭权势。有权有势的人花钱买湖面，湖里所有的东西都归他所有。别人路过他的湖面，在他的湖里打鱼都要交钱。”

“真是想不通。”陈泽平接着问叔叔：“那湖边上的沙洲也有人买吗？”

“有啊，我们要去的鲤鱼洲就是一个叫杨济春的大官买的。”

“那你种田要交钱给杨济春吗？”

“要啊。我是他的佃户，租他的田种，当然要交。”

“我去租田种也要向他交钱吗？”

“是的。”叔叔点了点头。

陈泽平垂下头，一脸委屈，仿佛被人欺负了一般。

夜色渐渐重了。冷飕飕的湖风像顽皮的小孩，爬上岸缠着叔侄俩，用针在脸上扎。陈泽平双手搓了搓白净水嫩的脸。一缕若有若无的香味钻入鼻孔，他忍不住使劲嗅了嗅，咕咚一声很响地吞了一口口水。似乎是受到了引诱，肚子不由自主地咕咕叫了起来。他痴痴地看着不远处冒烟的茅棚，口里积满了涎水。叔叔陈敬伟显然也嗅到了香味，转过头，把目光投向香气飘来的方向，喉结一阵蠕动。

“饿吗？”陈敬伟问。

“饿，好饿，肚皮快贴到背脊骨了。”陈泽平说。

陈敬伟拍了拍侄儿的肩，站起身朝茅棚走过去。第一个茅棚里，有五六十个人正围坐在一张小卧桌上吃饭。陈敬伟只看了一眼，带着陈泽平继续朝前走。陈敬伟心里有数，在洞庭湖边乞讨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茅棚里有几个人甚至很多人在吃饭，说明这户人家人口多，负担重，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饭菜打发乞讨的，只有找人少的茅棚乞讨才有希望。

一连看了十多个茅棚，陈敬伟还是没有找到认为可以开口乞讨的人家。陈泽平嘟着嘴，一脸乌云。他把脸扭向一旁，恰在这时，他看见湖边有一个提水的老人摔倒了。他的心一紧，赶紧撒腿跑了过去。“你跑什么？”陈敬伟大声喊。“那边有个人摔倒了。”陈泽平边跑边回答。陈敬伟顺着侄儿手指的方向，看见了坐在沙滩上的老人，也跟着跑了过去。陈泽平抢先一步扶起了老人。老人连声道谢。他活动了一下手脚，没有发现身上哪里不舒服，反身又去湖边提水。老人头顶光光的，一脸沟壑，身子很单薄。陈泽平见了，上前从老人手中接过水桶，说他来帮忙提水。老人眼里满是感激，提醒他泥泞路滑，小心摔跤。

陈泽平提了满满一桶水随老人来到了茅棚里。昏暗的灯光下，一位老婆婆在灶前烧火，银色的头发在火光的映照下，晃金晃亮。锅里盖着锅盖，四周冒着腾

腾热气。陈泽平嗅了嗅鼻子，鱼的香味像致命的诱惑，让他移不开步。老人见了，问陈泽平在这里干什么。站在他身后的叔叔陈敬伟代替他回了话。老人很同情这叔侄俩，说同船过一渡，要修五百年行，今天他摔倒了帮一次忙，至少要修一千年行，这是缘分，便十分热情地邀请叔侄俩吃饭。

陈泽平很明事理，不敢贸然作答，抬眼望着叔叔。陈敬伟点了点头。老人揭开锅盖，陈泽平注意到，锅里只有几条小鱼，根本不够他一个人吃。正暗暗着急时，只见老人从水桶里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那几条小鱼仿佛扎了猛子游走了，香味也一下子消失。

老人叫老伴给叔侄俩倒水喝，一个人又走向了湖边。只一会儿，老人回来了，手上提了一个竹篮，竹篮里装了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老人用水将鱼冲洗了一下，然后用刀剖开，除去内脏，直接将鱼放进了锅里。陈泽平心里纳闷了，老人剖开鱼应该再用水洗一洗呀，这样子煮出来的鱼味道好吗？锅里蒸气像地热一样噗噗冒了出来。老人又切了生姜和大蒜放了进去。似乎是眨眼间，一股浓烈的香味扑鼻而来，陈泽平又忍不住“咕咚”一声很响地吞了一口口水。茅棚里只有两把小矮凳，让他们叔侄俩坐了，筷子也只有两双，让他们叔侄俩用了。老人随手从茅棚上抽出一根芦苇，用刀剁成几节，做成了两双筷子，自己和老伴用。陈泽平注意到，饭碗也只有两个，幸亏还有两个菜碗可派上用场。老人和老伴一人坐了一个柴把，四个人围坐在灶边。陈泽平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锅里，一手端碗，一手握筷，恨不得马上舀一碗鱼来吃。叔叔陈敬伟轻轻碰了碰陈泽平的腿，陈泽平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老人给每个人碗里舀了一锅铲鱼汤，叫他们先尝尝。陈泽平在心里嘀咕开了，老人怎么这样吝啬，这一点点汤放在肚子里哪个角落，他肚子里每个器官都饥渴难耐。

老人放下锅铲，将碗底的鱼汤顺碗边旋转了几下，这才“啞”的一声，很响地喝了一口。陈敬伟叫陈泽平学着老人的样子，将碗底的鱼汤顺碗边旋转，说这样会凉得快些，不烫嘴。陈泽平恍然大悟，急急地旋转了几下，一低头，噙住了碗边。霎时，一股鲜美的味道在口腔里激荡。他咂吧咂吧了嘴，天啦，这是鱼汤么？在家里怎么吃不到这个味，这是神仙汤啊！

陈敬伟喝了几口鱼汤，也赞不绝口。他告诉侄儿，这湖水煮湖鱼，是洞庭湖吃鱼一绝。

尝到了美味，陈敬伟叔侄俩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不约而同解开棉衣敞了胸。陈泽平头上冒了热汗，脸上红扑扑地像打了胭脂。快见锅底了，老人见他们叔侄俩还没有放下碗筷的意思，又临时加了一瓢水。味道虽然淡了点，但还是鲜美无比。

吃完饭，老人和老伴上船睡觉，陈敬伟叔侄俩就借宿在茅棚里。茅棚里热乎乎的，两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好大一条金丝鲤，陈泽平双手抱着。金丝鲤在他怀里挣扎，一不小心，金丝鲤挣脱掉到了水中。陈泽平死死地按住，大声呼唤叔叔。梦呓搅了叔叔陈敬伟的美梦，他伸手摸了一把侄儿的额头，感觉没事，放心了。陈泽平被叔叔弄醒，睁开眼，四周黑咕隆咚的，一翻身，又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醒来，竟然是一个大好的晴天。洞庭湖上，白雾紧锁。渔船就在岸边，几十步路远，听得见人声，却看不清人影，仿佛天上仙境。

陈敬伟叔侄俩向老人道了谢，然后找到一只运芦苇的船，从船上背芦苇到岸上。叔叔说，背一天芦苇才能赚足路费，有了路费，就可以坐船从洞庭湖去鲤鱼洲。一捆芦苇很重，每捆有一百多斤，陈泽平劲鼓鼓的，脚下生风。

晚上，陈敬伟叔侄俩又来到老人的茅棚里借宿。老人一脸笑容，像是迎接两个远道而来的亲人。早晨起来，仍然是一个大好的晴天。叔侄俩终于在岳阳南岳坡坐上了开往鲤鱼洲的风帆船。

风帆船可坐三十来个人。陈泽平从未坐过这样大的船，胸口怦怦地跳得老高。伸长脖子好奇地左看看、右瞄瞄。上船好一会了，还不见船开动。他问叔叔船老板怎么还不开船。陈敬伟一听这话脸色陡然变了，赶紧扯起侄儿的手，凑近他耳边小声说：“平伢子，你莫乱讲话，坐船有很多禁忌，口风要紧。”

“什么禁忌？我刚才撞了禁忌吗？”

陈敬伟解释，对船主只能称东家，不能叫老板。老板老板，老了的木板，老板含有陈旧易烂的意思。船是木板做的，你想啊，如果船开到洞庭湖中间，突然烂了，这不要命了吗？船客都很忌讳。“龙、虎、鬼、梦、翻、滚、倒、沉”为船上八大忌语。船主中凡姓“陈”和“程”的，一律改叫“浮”。陈和沉同音，要避讳。姓“龙”的也要改称“余（蛇）”。

陈泽平好奇地问：“如果我们是船主，就不能姓陈，只能姓浮了？”

陈敬伟笑了笑：“你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是船主，你还是姓陈，只是叫法上叫成浮。别人问你贵姓，你说姓浮，别人就晓得你姓陈了。”

“呵呵，这个禁忌蛮有意思。”陈泽平接着问，“姓龙的为什么要改姓余（蛇）呢？”

陈敬伟脸上又泛起了笑容，侄儿的好奇心真是太强了，凡事都要刨根问底。

“你晓得洞庭湖里谁最大吗？”没等陈泽平回答，他接着说，“是龙王爷。龙王爷呼风唤雨，翻江倒海，主宰洞庭湖，谁敢得罪啊，所以，也避讳，姓龙的只能称姓余。”

“到了鲤鱼洲，别人问我姓什么，也要改称浮吗？”

陈敬伟哈哈笑了：“只要不在船上，该叫什么还叫什么，没有禁忌的。”

陈泽平噘着嘴说：“这里的风俗真是麻烦，存心把简单的事搞复杂。”

陈敬伟扯着他的衣袖说：“你小声点，别人听见了会笑话你的。”

陈泽平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陈敬伟说：“平伢子，你也快成大人了，要多学点社会知识。你想想看，洞庭湖坐船的这些禁忌不都是为了一个愿望吗？”

“什么愿望？”

“唯愿坐船的人一帆风顺，平平安安啦！”

陈泽平心头豁然开朗，他耳边仿佛想起了临行前父母的叮咛，出门在外，平安是福啊！陈敬伟指着船腰上的跳板告诉他，上船不能走船头，要搭跳板从船腰上船。因为船头是最重要的地方，船上所有重要的仪式都在船头举行。特别禁忌女人从船头走过，更不能坐在船头。如果走了坐了，要请法师做法事消灾退煞。

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炸响。陈泽平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人对着船头上的一对蜡烛在磕头，有人在旁边烧着纸钱。叔叔告诉他，这是船东家在敬奉水神，要开头了。

陈泽平嘟着嘴说：“上船大半天了，还不开船，还在开什么头。”

“我的小祖宗，你快莫乱讲话。”陈敬伟凑近他耳边小声说，“开头就是开船咧。”

陈泽平一脸迷惘，陈敬伟又解释，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开头顺就预示着后来一切顺。不过，只要船开动了，就可以说开船了。陈泽平在心里嘀咕，洞庭湖里坐一次船，学到的知识还真不少呢。

船离岸越来越远，眼前的水域越来越宽，风越来越大。刺骨的寒风刮得脸生痛，陈泽平袖着双手，缩着脖子，望着白茫茫的湖面出神。他想，如果行船途中突然遇到了大风大浪怎么办？这一船人会不会葬身洞庭湖？这样想着，他的心悬了起来，觉得非常可怕。他想找叔叔解开心中的疑问，又怕犯禁忌，看到叔叔一脸安详，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很多。

“砰”，猛然一声爆竹响。船打了个哆嗦，停了下来。陈泽平抬眼望去，只见船东家在船头点着香烛，焚烧纸钱。站在船东家旁边的一个人手里提了一面锣，手一扬，“当”的一声，惊天动地。伴随着锣声，船东家双膝跪了下来，面对一座青山“咚”的一声磕了一个响头。陈泽平感觉到船都在打颤。他搞不清船东家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力气磕头。打锣的人打了四长声锣，船东家应声磕了四个响头。接下来，锣声变小，间隙缩短，“当当当”地响成一片。船东家高声念道：“有请洞庭湖王爷，开船不遇暴风，不撞险滩，保佑我船一路平安。”锣声停下，祈祷结束，又开始行船。

陈敬伟见陈泽平一脸好奇，告诉他，船东家跪拜的这座山叫君山。传说洞庭王爷就住在君山的山洞里。

过了中午，船进入藕池河口。陈敬伟告诉陈泽平，这条河是发脉于长江的一条支流，河里的水是长江流来的，从这里注入洞庭湖。陈泽平知道长江是中国一条大江，至于到底多大，他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他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找个机会要去看看长江，没想到现在就航行在长江的支流上了。现在是冬季，藕池河像一根猪肠子随意丢弃在湖洲上，弯弯曲曲伸向远方。陈敬伟说，如果到了春上，河水就会涨起来，到了夏季，河水会淹掉两边的湖洲。打一盆水上来，盆底会沉积厚厚一层泥沙。陈泽平说：“这条河就像人一样，有睡着和醒来的时候。”陈敬伟高兴地说：“你这个比如蛮恰当，是这么回事。”得到叔叔的称赞，陈泽平心里晴朗起来。

河道越来越窄，风力越来越小，行船的速度也慢了下来。这时，陈泽平看见三四个人卷起裤腿，光着腿杆子跳下了船，一人背一根纤绳往前走，背弓得像张犁。湖洲上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偶尔有个小塘，结了冰还没有融化，明晃晃的像块镜子。纤夫的腿杆子刚开始是红的，红得似乎要流出血来，到后来，便变成白色了，白得像坟墓里挖出来的尸骨。陈泽平心里一阵唏嘘。为了谋生，叔叔从江西来到洞庭湖边当佃户，受尽剥削和欺压；这些纤夫不顾天寒地冻，打着赤脚拉纤。这个世道要混口饭吃还真不容易。

傍晚时分，陈泽平才随叔叔在鲤鱼洲上了岸。叔叔满心欢喜，连声说：“到家了，到家了。”陈泽平心里轻松了，以为叔叔的家就在眼前。哪知借着积雪的亮光，走了约莫半个时辰，才爬上一条大堤。叔叔又喃喃自语：“到家了，到家了。”

陈泽平忍不住问：“刚下船，你就说到家了，走了这么远，怎么还没到家？”

叔叔嘿嘿笑了。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也格外温暖。

“平伢子，出门在外，只要脚踏上家乡的土地就是到家了啊！”

陈泽平小声嘀咕：“这里又不是你的家乡。”

“怎么不是？我在这里安家了就是。”

陈泽平不知怎么回答，默默紧跟在叔叔身后。在堤上又走了约莫半个时辰，终于到了叔叔家。婶婶见他们叔侄俩回来了，笑呵呵的，赶紧下厨房弄吃的。

叔叔家是一个茅屋，一间堂屋，一间卧室，一个偏房做厨房。卧室里只有两张床，叔叔夫妻睡在土砖垒的床上，一儿一女睡在架子床上。睡觉时，叔叔犯了难，陈泽平有了在洞庭湖边借宿的经历，主动提出睡厨房。叔叔从外面提了两捆稻草进来，铺在灶窝里，婶婶搂了一床破被给他。到家了，睡踏实了，这一路上

的经历像演皮影戏一样在他眼前晃动，真是历尽了艰辛。叔叔能在这里安家落户确实不容易，还不晓得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怎样，明天叔叔会对自己做怎样的安排。还有好多问题没想清楚，眼皮就开始打架，一阵睡意袭来，便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陈泽平见过两个从未谋面的堂弟堂妹。吃完饭，叔叔就领他出了门。陈泽平这才发现，脚下的大堤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长龙，摇头摆尾，一直游到了肉眼看不见的地方。低洼的水田和芦苇荡里，积雪还没有融化。一块白一块黑，像癞子头。

堤上搭了很多茅棚，这些茅棚都用芦苇做的墙壁，稻草盖的屋顶，又小又矮，很像他在家看牛时，牛拉的一堆一堆的屎。陈泽平把自己的比喻告诉了叔叔。叔叔嘿嘿地笑得很响亮，脸上的皱纹也像洞庭湖的水波一样漾开了，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说：“你小子真是太聪明了，这些茅棚子真的就叫牛屎棚。”

得到了叔叔的表扬，陈泽平两只大眼一闪一闪的，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叔叔告诉他，他从今以后住的地方真的是牛棚，等到收获了，有条件了，就再搭一个茅棚。陈泽平问叔叔牛棚里是不是住了牛。叔叔说是的。陈泽平情绪一下子十分低落。叔叔安慰他，他当初从江西老家来洞庭湖做佃户，也是住牛棚，只要吃得了苦会先苦后甜的。

陈泽平点了点头。叔叔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现在不但做起了茅棚，还成了家，生儿育女。陈泽平胸膛里升腾起一股热浪，他好像也看到了自己美好生活的希望，两只拳头捏得“吧咯吧咯”响，身上劲爆爆的。

“我反正不怕苦，有一身的劲。”陈泽平举起双臂说。

陈敬伟咧嘴无声地笑了，疼爱地拍了拍侄儿的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小时候，读了几年私塾的爷爷教育他，做人想要有出息就要吃得苦。老人常常摇头晃脑吟诵孟子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侄儿一表人才，聪明能干，信心满满，他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叔叔带他找东家老板签了契约，按了手印，租佃湖田五亩。

叔叔家养了一头水牛，牛棚就建在叔叔家的屋旁。陈泽平走进牛棚时有几分惊讶。这牛棚比想象的要大得多。牛棚里除了拴牛外，还收藏有很多农具。叔叔挪开农具，搬来一些土砖，垒起了一个台子。上面铺了稻草，婶婶将昨晚他盖的破被子搂来，就成了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铺了。叔叔说，暂时只能这样了，吃饭不分家，一块吃。

这一年，风调雨顺，叔叔家租佃的湖田获得了好收成，陈泽平租佃的五亩湖